

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三

或曰佛氏于吾道爲異端愚謂昌黎人其人火其書亦何不可之有而至今遺其教于天下何也余曰自有佛氏以來世之目爲異端而排斥之亦已久矣徒以賢知之徒多惑于其說不特不就所以爲幽深秘密反復推論之非有意求疵索癥而故抑之也三代之有天下無論其治之盛衰遵王道者與之背聖教者誅之辟如芸田非其種者鋤去之而已至于今雖以

帝王之權勢聖賢之德教不能如吾意而爲之者亦以天下才知辨博之人從聖人大道外有可探索莫不探之索之有可穿鑿莫不穿之鑿之有可旁見側出莫不旁見而側出之憑一隙之小明逞一己之私論能迂濶前人而不知其道之不足致遠能神奇其術而不知大道之不易其常自孔孟時雖已有其端然人無其人書無其書如草木之萌芽耳迨其後雖有其人其書猶未離乎彼所爲道與教之本也及其道已著教已行人有其人書有其書幾遍天下矣如

草○米○之○根○株○既○已○盤○固○其○枝○葉○既○已○扶○藉○其○道○其○教○
支○流○派○衍○天○下○之○人○皆○視○若○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
之○道○所○以○陷○溺○其○心○者○爲○何○如○哉○雖○使○廢○絕○于○一○時○
不○能○廢○絕○于○永○久○放○距○于○一○已○不○能○放○距○于○人○人○豈○
無○廢○之○絕○之○之○君○與○相○放○之○距○之○之○賢○士○大○夫○哉○其○
效○亦○大○可○見○矣○然○則○二○氏○與○吾○道○爲○終○始○矣○何○以○爲○
拔○本○塞○源○之○計○乎○余○曰○必○爲○拔○本○塞○源○之○說○非○先○取○
天○下○之○人○心○盡○舉○而○變○革○之○無○能○爲○也○蓋○二○氏○之○道○
與○教○二○氏○之○心○爲○之○根○本○也○而○天○下○之○人○心○又○二○氏○

教與道所以行之根本也。然從二氏拔之塞之不能從天下人心拔之塞之。今日拔之。明日又生之。今日塞之。明日復決之。又安能使天下人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死。好福田利益而惡災禍困窮爲帝王卿相聖人君子而不足。必爲神仙佛祖而後已者。一旦欲盡舉而變之。易之。其難易爲何如哉。然則吾子知其如是。乃于論聖道必及之。屢數千萬言而未有已。將以何爲者。耶。余曰。凡吾之爲此。亦欲明吾道于天下也。夫道之明于天下久矣。何俟余明之。亦欲明二氏

之非道以明吾道于天下也夫二氏之非道孰不明
之何俟余明之亦以賢知之人惑于幽深之說愚不
肖之人惑于荒誕之言吾不取其幽深者以聖道之
非幽深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幽深之內而聖道
不可見矣不取其荒誕者以聖道之不荒誕者與言
之則彼終自遁于荒誕之外而聖道不可見矣自有
二氏來天下知聖人之非幽深是道矣然不知二氏
之幽深非道卽聖人之是道猶未可謂能知之也知
聖人之不荒誕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荒誕非道卽

聖人之是道○猶不可謂能知之也○故吾言二氏幽深
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爲非○然吾惟以聖人非幽
深○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爲是道○卽不能不以
二氏爲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
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卽吾言二氏荒誕非道
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爲非○吾惟以聖人不荒誕者與
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爲是道○卽不能不以二氏
爲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亦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
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老氏之道○非道也○乃彼守

氣而自以爲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窮居無志，不能善其身，行義無才，不能善天下，從其道而求之，雖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爲不善而自棄者多矣。亦非愚不肖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爲之者也。其齋醮祈禳，古人以巫史領之，亦可廢也。佛氏之道，非道也。乃彼離氣而卽以爲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等身世于浮漚，嘆光陰如逝水，從其道而求之，亦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爲非道而自棄者遠矣。亦非愚不肖

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爲之者也。其修薦救拔理所不存。國家申令除之可也。或曰老氏之道生天生地。佛氏之道出陰出陽。二氏之徒必有以爲未盡然者。與其存之不若去之之爲愈也。余曰使二氏之道果能生天地出陰陽。其大如是。吾何仇何疾于二氏。止取其所能有者言之。不取其自大而不能有者。非之無如道止一道。吾何嘗必以大天地聖人者大其道。天自得之而爲天。聖自得之而爲聖。其如老自得之而止爲老。佛自得之而止爲佛。道何也。或

曰儒者之論二氏愚聞之詳矣吾子止從二氏論二氏究其指歸而是非之其是者是二氏之是其非者是二氏之非于吾道本無與也今而後愚尚復何疑而更有請耶然道家齋醮符籙與釋氏修薦救拔其義一也人生懺悔已罪薦度親亡仁人孝子申其無已之心亦何可廢耶余曰齋醮符籙古昔所未有也王制祀典水旱蟲蝗祈禱山川以人道行之者也人生疾病災沴悔禍自新禱祀而求有所不免祝史巫覡以誠求之足矣若追亡度親此二氏丐食者爲之

愚夫婦信之士大夫亦有弗爲者矣人之祖考既已
死亡其善與惡自其生平而已定矣善固不必言其
不善者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人子不忘其親
傷痛迫切惟修行立身以父母之遺體弭父母之過
愆祖考之積善可下貽于子孫者子孫之積善獨不
可上及其祖父乎孝子慈孫之處心積慮當如是耳
若徒以僧徒之懺禮欲舉其生平之過愆而解脫之
其理有不然者矣要而論之二氏以一己之小智徒
推測于大道有無之間以有之用有盡而無之體無

窮○使○其○能○知○無○之○無○窮○正○有○之○無○窮○而○有○之○無○盡○卽
無○之○無○盡○聖○人○之○道○言○有○不○言○無○者○所○爲○無○在○有○之
中○不○在○有○之○外○有○在○無○之○先○不○在○無○之○後○固○已○明○如
日○月○徹○如○澄○水○矣○又○何○必○止○以○一○無○于○生○死○未○了○求
之○使○其○徒○惟○資○口○說○反○復○變○幻○愈○救○愈○窮○徒○以○眩○惑
愚○人○而○已○耶○

此將二氏向上一着說透虛無寂滅道所不存而
其發念立教根本不難一筆掃盡特爲拈出使人
知其本來面目此亦不掃而自掃之一法也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四

或曰：「氏之道偏小若此無智愚賢不肖猶信而從之乃聖人日用平常不可須臾離者一似釋子所云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然吾子既取吾道而明之矣自必有所以行之者其道何由余曰道之不行由于不明以其不知人之爲人也人之道非天之道聖人必不以教人以人爲天所生之人必不能以非天所自爲之道而教人爲之也非惟不可爲亦其人本不欲爲者也世之人惟不知人之所以爲人于所不可

爲而爲之所不欲爲而爲之苟愚不肖如是爲之而
賢知不如是爲之是天之過也天能以其天與賢知
不能以其天與愚不肖天亦安能辭其過哉惟賢知
者知其不可而如是爲之而愚不肖不知其不可而
反有所不爲是非天之過人之過也賢知不能以天
爲人愚不肖能以人爲天人又何以辭其咎耶知此
而古先聖王本天以立人極至平至易不學不慮一
如生而知之者固人所不可須臾離之道卽至繁至
曲必信必從一如勉而行之者亦人所不可須臾離

之道也。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無不在人道之中。無不在天道之中者，也。嘗試舉一、二大端言之。如言人倫、天地生人爲子，人以天地爲父母，故人事父母一如事天地，人不能事天地，事父母猶事天地也。聖人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夫至通神明，寧必待其人通與不通之而後知之哉？仁人孝子之至性，卽天地神明之至性也。此通而彼應，如一呼而一吸，聖人豈徒從幽深言之，以動天下之人心乎哉？夫以孝之與天合德如此，而天

尊地卑陽大陰小臣道妻道如是矣由孝而推弟由
忠而推信弟道友道亦是矣其動天地而格神明
又何弗如之如言天德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德曰仁人以不忍之仁始于親親及于兄弟朋友以
及于家邦而爲仁之至由仁而有義本仁之義義之
至也由仁而有禮本仁之禮禮之至也由仁而有知
有信本仁之知信知之至信之至也就非本天地四
時五行不遷不忒之道爲之哉如言成己成物天以
不已之命成己以生物不測之道成物人以無息之

誠成也。以生養教育之道成物。自天子至庶人。所成之大小不同。其爲成物則一也。夫是以天高地下。人處其中。如類之相聚焉。如羣之有分焉。各本三才之能。各盡三極之理者也。或曰。此非天下至聖至誠之人不能知之而盡之。彼賢知愚不肖。亦罕能與于斯矣。余曰。非也。凡至聖至誠之人。不越道之平常。爲之非自謂有加于賢知愚不肖之人。惟愚不肖之人。自視遜于賢知之人。賢知之人。自視遜于至聖至誠之人。此其所爲不行。由于不明也。今以忠孝節義之

在人倫者論之天下才能慧辨之士却顧爲之而不
足者愚夫愚婦感慨爲之而有餘以求仁取義之在
天德者論之士大夫日充其無害人之心無穿窬之
心而不能充者行道乞人自遂其怵傷入井呼蹴弗
屑之心而無類遂以成已成物之在性德者論之公
卿大夫有利澤家國之權壅于上而不流者一介之
士有推誠服物之德隨所及而人化之豈非天之所
爲道非天下人所爲達道而可以爲道者乎或曰人
之不能由斯道也惟私與欲之難克耳非先之以去

欲而引之以無私又安望由斯道如由戶也歟余曰
古先聖王之憂民也深矣其慮民也至矣故曰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之有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
欲則民亦可死而不可生矣民生有欲不能無私私
與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私則民亦不可以爲己卽
不可以爲人矣聖人曰民之有生欲之所由生也民
之有欲私之所由生也吾欲與爲無欲必先有以養
其欲吾欲與爲無私必先有以遂其私夫欲所存莫
先于飲食茹毛飲血以來至於樹藝五穀分田制產

而養民之道至矣。仇則思食壯則思室爲之婚嫁以時人之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之願無不遂矣。此皆人生之所爲私也。欲也。聖人之道去私去欲而已。惟此私此欲與生俱來。雖欲去之烏乎去之。孟子謂無恆慮而有恆心。惟士爲能然。士非志道甘貧之人。亦有不得而望之者矣。苟非有以養之遂之而爲之禁令以制之。是衰亂之政也。爲之斷絕以遏之。是異端之教也。聖人豈不知人之有欲有私而必不禁之。令之斷之絕之。亦以養其欲而後可教。以去欲遂其私而

後○可○教○以○無○私○也○且○吾○所○養○所○遂○者○乃○人○口○體○之○欲○
與○私○與○人○心○性○之○無○欲○無○私○本○無○與○焉○者○也○吾○欲○養○
而○吾○之○口○體○一○如○無○欲○矣○吾○私○遂○而○吾○之○口○體○一○如○
無○私○矣○以○吾○有○欲○有○私○之○口○體○尚○可○使○之○無○欲○無○私○
况○吾○本○無○欲○無○私○之○心○性○反○于○養○欲○遂○私○之○後○而○不○
能○無○之○是○吾○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之○口○體○天○下○
必○無○之○理○也○然○世○之○人○以○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
之○口○體○者○往○往○有○之○此○聖○人○所○為○佚○居○無○教○近○于○禽○
獸○而○憂○之○者○也○先○之○以○人○倫○而○天○德○在○其○中○成○已○成○

物亦在其中使賢知者不可俯而就愚不肖者不可
跂而及聖人必不以立教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
朝廷以至于鄉黨無不一以貫之者也故昏定晨省
以教孝也推其至虞舜尊養不越于此徐行徒兄以
教弟也推其至泰伯三讓不越于此孝以教忠弟以
教友視諸此矣人充怵惕入井可以保四海仁不可
勝用也人充穿窬不爲可以應萬事義不可勝用也
禮知與信準諸此矣鄉田之內相友相助雖親上死
長道不踰焉同邑之人讓畔讓路雖不欲勿施道不

踰焉。由是推之，聖人盡性至命之能，皆夫婦與知與能之事。赤子不學不慮之良，卽大人窮神知化之理。聖人與人同耳。孟子豈徒引人爲善而爲是言哉？吾故曰：不知人人之所爲道者，不知天之所爲道者也。大舜不以野人之一言一行沛然從之，先民不以芻蕘之千慮一得必加擇焉，非大舜不如野人，先民不如芻蕘也。野人之言行乃自然之言行，本天道而有之。芻蕘之一得乃從心之一得，本天道而出之者也。天下惟共有者爲天道，而獨有者非天道。曲學之小

道矣。天下惟坦白者爲天道，而秘密者非天道。異端之鬼道矣。嗚呼！曲學異端，惟以獨有之道爲大，自必以共有之道爲小，以秘密之道爲大，自必以坦白之道爲小。小而不自大之，彼不可以爲大也。大而不我小之人，必以彼爲小也。儒者因彼自大，其獨有而若疑之，卽以彼小；吾共有而亦若疑之，以彼大。其秘密而若信之，卽以彼小；吾坦白而亦若信之，是賢知之人，猶有不明不行之患。况可望之愚不肖之人乎？能知此道之明如仰而見日，斯此道之行如見日而

行○大○路○之○中○又○何○慮○弗○行○之○有○哉○

桂山將二氏虛無說到無窮無極之太虛止是仰
而可見之一天將吾儒實有說到至平至常之義
理乃是聖而不可知之一道惟五經四子書具其
原本惟桂山所著發其支流至道至言萬理通貫
真羽翼天人大道之文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五

或曰上世之人于日用尋常薄物細故苟道之所存如士卒之步伍止齊率而循之無敢戲淪此道之所以能行也後世人讀聖人之書人明聖人之道志富貴者不必志功名志功名者不必志道德乃于道德功名之外若別有一性分之說非人之所能知能及者然動引程子唐虞事業過眼浮雲爲美談愚以孔孟生春秋戰國時管晏諸人之才莫不表而出之陳良世章之行莫不褒而稱之今之士大夫其于道德

功名所造不知何等先有一事業浮雲之見橫于胸中其位置則高矣其眼界則大矣其不逮古人彌甚豈非二氏芻狗萬物幻妄天地之說爲之蒿矢耶談性命而尚虛無求踐修而輕實有其于行道有喪無得亦不足慮乎余曰道之不行也久矣子求所以不行之故而思所以行之亦可謂從其要領無不推論之矣大道之行也非一二人行之之謂行通天下人而行之之謂行也古者自能食能言必有教以至就外傳入大學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人徒以此特小學

淺○近○易○能○之○事○與○大○學○存○心○養○性○迥○乎○不○同○然○則○聖○
人○所○謂○蒙○以○養○正○爲○聖○功○其○旨○又○安○在○耶○夫○小○學○有○
小○學○之○事○大○學○有○大○學○之○事○童○子○小○學○時○教○以○一○言○
一○動○亦○止○一○言○一○動○耳○卽○如○洒○掃○應○對○必○于○精○義○入○
神○時○通○之○非○精○義○入○神○卽○于○洒○掃○應○對○時○通○之○也○然○
而○作○聖○之○功○莫○大○于○存○心○養○性○而○蒙○養○之○正○亦○莫○先○
于○存○心○養○性○豈○童○蒙○之○爲○童○蒙○一○言○一○事○尚○未○能○通○
而○乃○以○存○心○養○性○之○說○先○之○耶○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學○問○之○事○大○小○不○同○其○爲○心○

皆從人習而不察上推原

則一也。學問之人知愚不同，其爲放心則一也。聖人與童蒙其所求于心不同，而其求放心則一也。故凡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之事，無非存童子之心而養童子之性也。其事則小學之事，而其通于大學必俟其能通而自有以通之耳。小學大學若止以事論之，而不以心論之，非聖人養正之大旨也。然則所爲存弟子之心而養弟子之性以何爲本耶？亦曰敬而已矣。誠而已矣。或問朱子小學未當得敬，不知小學之教正教以敬也。猶言小學未當得誠，不知小學之教正。

教以誠也。敬與誠。苟于童蒙時失之。又安望其爲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乎哉。嗚呼。古之人。自孩提以至成人。收其放心而養之。以正如此。及其長而利欲當前。失其本心者。有之矣。况自少至老。日放日逸。而求其近道也。不亦難乎。朱子曰。今人全失小學功夫。只得敬爲主。收斂其身心。夫教童子。而先提一敬。以教成人。猶難。况未成人者乎。所爲敬者。以敬寓于學。而教之。正以童子未離乎敬之時也。蓋誠爲敬之體。非誠而敬。何所主。敬爲誠之用。非敬而誠。無所存。以

是而窮理盡性知命以求至于聖人亦何難之有哉
古人之入大學也其所學者內則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外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窮其理則理必窮其至
以盡其性則性必盡其至以至其命則命必達于天
其學益廣益大其誠其敬益精益求精其主敬也視小
學益加敬其存誠也視小學益加誠○此○天○人○之○理○自○明○以小學之敬誠
聖人立教以引而存之者也不能使其自主之者也
大學之誠與敬則非徒聖人立教可以引而存之必
俟其人自有以生之者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存

養如是莫見莫顯必慎其獨其省察如是終食而違
斯違矣頻復而厲斯厲矣此學之成與不成之大根
大本也○兩漢之世去孔孟未遠敦實行尚治功所學
所修猶知以誠敬爲本自二氏崇尚虛無與佛氏之
徒舉千聖百王立教之大本一切掃除之儒者驚怖
其言如河漢而無極吐棄聖人之道食而不知其味
尋味二氏之說求而不得一嘗加以生死禍福神仙
佛祖動其貪妄之心而奔走天下天下之人日言聖
人之道不復有聖人之道在其心不言二氏之道日

有二氏之道在其心無與有相反也實與虛相違也
公與私相間也義與利相背也雖有存誠主敬之心
能不移于博文約禮之中不能不移于明心見性之
外千百年于茲矣古之儒者其學一今之儒者其學
三非三其人而三其學也乃一其人而三其學也故
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言其與吾儒同又不敢不言
其與吾儒異莫不隱然有一吾儒之淺近二氏之深
遠在其胸中子所爲其位置也高矣其眼界也大矣
尚復能以誠爲吾道之誠始終爲吾道存之而不渝

以敬爲吾道之敬始終爲吾道主之而不失耶如唐
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之說余
嘗取其說而思之本欲推高堯舜而爲是言耳不知
已失孔孟贊堯舜之大旨矣夫堯之則天孔子稱之
以成功文章舜之協帝孟子稱之以得人治天下書
所謂時雍風動乃事業之極至也孔子論博施一則
曰堯舜猶病論安百姓再則曰堯舜猶病此真得堯
舜不敢以其事業自謂參天贊化性分已盡之明驗
也如使堯舜自視其事業如一點浮雲藐乎蕞爾不

力相礙河滿
足道然則其自視尤有大于唐虞事業如太虛者又
安在耶及就程子泰山雖高絕頂之外無與于山之
說推之所爲唐虞事業者泰山絕頂也此外無與于
山者太虛也以事業喻山以性分喻太虛耳苟如是
是以性分與事業分大小也以性分事業分大小是
以事業性分爲二也孔子以巍煥稱則天中庸以參
贊爲盡性何嘗不合事業性分而言其大言其至必
分事業爲大而非大至而非至而以性分爲大而尤
大至而尤至豈聖人體用本末一以貫之之天道哉

且孟子嘗以事業性分分而二之者如言三樂王天

下不與君子所性定四海不存此徒爲世儒于窮達

辨者五分明

二者不能勘破謂士君子德澤及人固可樂而仁義

禮知粹而益背其樂自有在焉以見通顯之尊榮無

加性分之澹定若以堯舜之性分大于事業而比擬

之豈徒失孔子贊堯舜之大旨哉并失孟子言性分

之分殊矣此非從佛氏性量虛無芥子須彌其廣大

過于天地猶不足者安得有是言耶學者苟以是爲

尊德性而極高明猶能于聖人之道存誠主敬終其

以味聞前論
身守之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此專爲大言一流人薄功名藐事業儼然高出吾道之外爲二氏樹幟說法以是心求聖人之道必不誠不敬其究且爲無忌憚之人儒者苟惑其說其于盡心立命之功了無干涉矣此桂山岐伯之神針直中膏肓之國手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六

或曰佛氏芥子須彌之說其言性量廣大如是吾儒
存誠主敬從事聖門非真見其有所不及何肯因其
說而自渝其心耶余曰世之學聖人而渝其心者多
不誠不敬之人也徒以聖人言心性不能言虛無佛
氏能以虛無盡性量不得不以廣大歸之耳夫心之
爲○心○血○肉○之○塊○然○者○也○以○性○之○虛○靈○存○焉○謂○之○心○本
虛○本○無○者○也○聖○人○之○言○實○有○豈○以○血○肉○之○體○言○實○有
哉○言○實○有○亦○言○其○本○虛○本○無○者○耳○卽○鬼○神○之○虛○無○而

體物不遺人人可反求已身而自見者也佛氏之徒
止謂聖人以實有言心性不以虛無言心性又烏知
聖人以其心推之無窮無極盡吾性量之實有于至
虛至無之中使猶有可推而不推必俟二氏言虛言
無者推之而始見之亦何以爲聖人哉故聖人以虛
無之心推虛無之理推之天道高明之不測而有以
測之推之地道幽深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海
內外羣分類聚人物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陰陽
幽明死生鬼神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時日月

山川五行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人官物曲制器
尚象萬事萬理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此以其道之形
而下者言之也至其道之形而上者以其虛無之心
推虛無之理推之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不測而有
以測之推之窮理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不測而有
以測之尤有未嘗以其心推之而莫不推之者上而
推之百千萬億年前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不期
開而日開不期闢而日闢之理而有以測之下而推
之百千萬億年後亦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日窮

而日變日變而日通日通而日久之理而有以測之
卽推之太虛法象中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
著爲生生不已之易一呼一吸一闔一闔往來屈伸
變化莫窮之理而有以測之嗚呼此皆聖人以其虛
無之心推虛無之理一聖人所推而測之者數千百
聖人卒莫能有加于所推所測之中乃佛氏之徒以
其虛無爲虛無以其廣大爲廣大不過謂吾之虛無
乃天地以內之虛無有窮有極之虛無彼之虛無乃
天地以外之虛無無窮無極之虛無世之人有不以

天地以外之虛無爲廣大而反以天地以內之虛無爲廣大無知慧賢不肖皆得而目笑之矣夫心性之廣大吾知其廣大久矣不待彼廣大而吾廣大之也若虛無之廣大吾知其廣大而不以爲廣大者以廣大在○心○性○而○不○在○虛○無○惟○彼○言○心○言○性○必○以○虛○無○言○之○其○爲○廣○大○亦○虛○無○之○廣○太○非○心○性○之○廣○大○非○以○心○性○廣○大○其○虛○無○而○以○虛○無○廣○大○其○心○性○而○已○矣○故○彼○以○實○有○言○廣○大○則○彼○之○心○性○卽○與○吾○之○心○性○俱○廣○俱○大○者○我○猶○得○而○言○之○彼○以○虛○無○爲○廣○大○則○吾○之○實○有

○此○釋○實○有○之○神○○神○○非○學○之○神○○其○不
在下學心性○中○特○故○正○不○能○發○爲○耳

不與彼之虛無俱廣俱大者○惟彼得言之而已矣○何者○人心與性之本虛本無而如是其廣大也○正以能實有其虛無而如是其廣大也○人之心不能有一物○則爲不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一物則爲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百千萬億物○則爲能有百千萬億物之心量矣○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則爲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之心量矣○今求之彼之心性○一無所有○徒有一能虛能無之心量而已○是一已而外○舉太虛四維上下一切實有與彼心性了無

交涉惟與太虛四維上下無窮無極一無所有之空
界同其廣大彼以是而云廣大何必更有過于其廣
大者哉佛氏則又曰吾之虛無豈徒虛無言空界而
已哉吾言一粒芥子可納須彌大地山河惟心所造
非吾本覺之所爲實有者乎夫吾儒語大莫載則以
一心包天地萬物之大而天地參于吾心萬物育于
吾心其莫載如此而猶有載之者乎吾儒語小莫破
則以一心貫毛髮蟻蝨之小拔毛髮而體動捫蟻蝨
而性存其莫破如此而猶有破之者乎然此以其心

卷之六十四

之實有為廣大非以其心之虛無為廣大也佛氏之
心一虛無之心也佛氏之芥子一虛無之芥子也以
納須彌是納須彌于虛無非納須彌于性量也以造
大地是造大地于虛無非造大地于性量也夫須彌
大地原在太虛至虛至無中惟太虛有是氣與逆而
能納之造之斯吾心吾性小如芥子雖須彌大地無
不在吾納之造之之中也苟吾心吾性不能納之造
之徒以太虛之能納之造之自為納之造之是空言
也無實之言也能言納之造之而不能即其言納之

折○義○至○此○舉○有○百○千○類○夫○吾○不○能○以○性○量○

造之是空理也。無實之理也。無實之言。無實之理。非
吾儒見諸實有之言。見諸實有之理也。吾儒之言。見
諸實有。言願行之言也。吾儒之理。見諸實有。行願言
之理也。辟如有人焉。向吾儒取芥子。卽與芥子。以納
須彌。卽納須彌。能造山河大地。亦猶是耳。今佛氏自
言。吾本覺中。照見山河大地。皆吾性量所有。惟吾性
量與太虛同其廣大。吾非徒託之空言。而託之空理
者。吾能以一大事因緣。舉大千世界。衆生盡入。無餘
涅槃。而滅度之。使復歸於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吾

之性量直與太虛之一無所有同其廣大又孰有廣
大于此者耶嗟乎吾儒之性量與天地同其廣大仰
與太虛同其廣大者以能盡太虛所有氣與道之實
有不使太虛有是氣與道之實有而虛之無之于無
窮無極之空界夫是以盡人性物性而化之育之也
舉億萬斯年之天地萬物而參之贊之化之育之無
一不在吾聖人性量中斯其廣大與天地太虛同其
廣大也若徒盡大千世界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歸之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其爲性量是何性量

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而○能○有○之○者○耶○是○盡○太○虛○實○
有○之○性○量○不○能○有○之○而○無○之○者○耶○使○盡○太○虛○實○有○之○
性○量○不○能○有○之○而○無○之○而○猶○自○爲○有○之○所○有○者○直○太○
虛○一○無○所○有○之○空○界○而○已○矣○此○吾○之○大○千○衆○生○皆○得○
入○天○道○之○實○有○生○而○爲○人○死○而○爲○鬼○無○不○在○生○生○不○
已○之○中○而○彼○之○大○千○衆○生○去○天○道○之○實○有○入○彼○道○之○
虛○無○生○爲○人○而○求○了○死○死○爲○鬼○而○求○無○生○日○求○入○不○
生○不○滅○之○中○而○日○在○不○生○不○滅○之○外○者○也○夫○天○地○日○
生○人○于○有○死○之○日○而○佛○氏○日○死○人○于○有○生○之○時○聖○人

日引人于真實無妄之理而佛氏日引人以虛無寂滅之談陸子靜云待彼度盡天下人教以自私自利此猶以其能滅度而言嗚呼果其能滅度人也哉然則佛氏爲此大言果何所憑而言之亦徒以此性此覺爲常不滅之神而言之焉耳夫此性覺之神非佛氏一人之性覺卽天地毀而不毀萬物滅而不滅之神而已吾不知此百千萬億年太虛法象無窮無極往而復來屈而復伸之鬼神此大千世界中無量無邊衆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生爲賢知君子以贊天

地化育于陽死爲聰明正直以贊天地化育于陰以
及百姓日用林林總總不識不知之民無一不有其
神無一非常不滅于天地間之神是乃立天立地之
大本生人生物之大本夫是以佛氏旣言其毀劫不
能不又言更立更生又不能不言以其不滅之神又
出世說法而度人吾不知其所滅度者是天地萬物
之形與氣耶抑天地萬物不滅之神耶夫滅度天地
萬物之形與氣則今日度之明日又生終不可得而
滅度之者也惟滅度天地萬物之神則一久滅之萬

古○不○生○而○後○可○爲○盡○滅○度○之○也○其○知○天○地○萬○物○之○氣○
日○生○生○而○不○已○之○氣○斯○天○地○萬○物○之○神○日○生○生○而○不○
已○之○神○自○非○佛○氏○能○并○此○太○虛○而○滅○度○之○不○惟○以○其○
氣○而○滅○度○之○并○以○其○道○而○滅○度○之○佛○氏○自○耐○而○自○度○
之○能○乎○不○能○乎○如○其○不○能○佛○氏○徒○以○一○已○芥○子○之○性○
量○不○能○自○有○于○太○虛○中○不○過○欲○盡○太○虛○所○有○之○廣○大○
悉○無○于○一○已○一○無○所○有○芥○子○之○性○量○中○耳○嗚○呼○以○太○
虛○無○一○不○有○之○性○量○一○旦○悉○無○于○佛○氏○一○已○芥○子○性○
量○之○中○其○太○虛○之○廣○大○亦○不○過○芥○子○之○廣○大○而○已○矣○

又安得須彌大地而執之造之如是而言廣大又何
廣大之有哉吾不卽彼妄言亦與妄言之未有不以
從其源而去取之其言未能窮則已化爲佛之說也
嚮其言虛無之廣大何至奪人如是哉其真能奪
人如是哉

此卽從佛氏芥子須彌分別虛實不說到一切滅
度盡歸太虛則其廣大終不可破桂山自謂言之
重詞之複彼造偽妄之言旣已如此但以一語掃
却其如天下庸妄人多真見性人少何也如讀諸

臆如搜神經不知其是聽五經四子書言中意外
意中言外之至理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七

或曰釋氏所爲一大事因緣比于聖人盡人物之性
吾子直從其虛無廣大之說而勘破之而後知天地
不已之命聖人無息之誠無日不主張推行于太虛
法象之中乃許庸齋之徒不知何所見猶有人物銷
亡復歸混沌一本釋氏爲說明以吾之天道以實有
而非恆久彼一已之道以虛無而能恆久何以垂訓
于天下耶余曰釋氏言天地之有成敗也以人之有
形氣而推測之非真有見于天地以何而有始以何

而有終并非若康節以數推之而云然也彼之離陰陽而求道亦以老氏氣從道生吾能離氣卽爲吾道可超天地而遺生死彼不知人之生死一天地生之死之人無所與焉者儒氏惟以生死爲一己之生死見人之生老病死而悲之離氣求道冀脫生死其所見于生死也一己之軀殼而已矣彼徒以道者一而不二者也氣者二而不一者也氣以二而有所生吾求其一不求其二而吾無生之道得矣生旣無矣尚何死之足言哉故其道惟以常靜不動自存于虛無

寂滅之天不知其所爲常靜不動者亦徒有其氣而
無之可以如是非有其道而無之可以如是者也道
以不離氣爲道故道非常靜不動而氣亦如之氣以
不離道爲氣故氣非常靜不動而道亦如之佛氏生
而爲人以有其陽之氣而有其人之道死而爲鬼以
有其陰之氣而有其鬼之道無離氣而爲人無離氣
而爲鬼者也乃生時離氣而求之徒以其常靜不動
離其人陽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陽之氣盡而
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而與道亦

無與也。仰推之，死時離氣而求之，亦待以其常靜不
動欲離其陰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陰之氣盡
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亦與道
無與也。又以其說推之，無是氣止，有是道求之。一若
氣可以無言，可離道而無之。道不可以無言，吾惟離
氣而有之。而後吾之道可以不無無之而已矣。而不
知氣之爲氣，可以類求之道之爲道，不可以類而求
之也。故天以是氣而爲天，可以天求之地以是氣而
爲地，可以地求之人羣物類以是氣而爲人羣物類。

可以人羣物類求之有是氣斯有是道而天地之神
祇卽于天地求之人羣之鬼神卽于人羣求之牛類
之靈蠢卽于物類求之莫不以乘乎陽之氣而有者
歸于陰之氣而有之苟天地萬物而無氣是無天地
萬物矣無天地萬物而止有道是天地萬物以氣爲
類而可分不以道爲類而可分者無小無大無靈無
蠢共此一道於合同而化之中而欲分其孰爲大孰
爲小孰爲靈孰爲蠢譬猶聚四海內外億萬耳目口
體如一人之人而分其孰爲爾孰爲我孰爲此孰爲

彼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釋氏乃欲於天地神人
物鬼神無陰無陽無形無氣止有一道台尚而此時
自表而出之曰此吾一人之道此吾一人之神也獨
載其有形有氣之色相特立于無天無地無人羣物
類中又將出世說法而度人是天地萬物人羣物類
以無氣無分而止此一道者釋氏又獨能有氣而有
是色相表而出之由是言之是離氣而有之不離氣
而有之者耶此可知道不離氣而道可分者道既離
氣而道不可分佛氏離欲分而有之亦佛氏自爲分

而○有○之○耳○其○如○吾○太○虛○與○天○地○之○道○不○可○分○而○有○之○
何○哉○夫○是○以○止○知○一○已○之○有○生○死○而○求○無○生○無○死○不○
得○不○爲○天○地○有○成○敗○一○如○人○之○有○生○死○以○簧○鼓○天○下○
之○人○乃○儒○者○必○立○混○沌○一○終○闕○闕○一○始○舍○聖○人○生○生○
不○已○之○大○道○而○以○佛○氏○爲○信○然○子○以○爲○不○知○何○所○見○
而○云○然○余○亦○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

此以理氣二字至精至微明天地生生之大道而
釋氏終其身認無氣卽是道有道必無氣求無生
不死于天地大道一無所見而立教以愚人桂山

從或問徹底根求而啓發之快絕快絕

太極圖說論七十八

或曰儒者之言及此也彼自以爲非無所見而云然也。以理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淳朴日散澆漓日深如江河之流而不返百世而後地高天下人物削亡勢有必然一說也。以事言之。一氣大息震蕩無表自勃川涇舊迹盡滅嘗見高山螺蚌殼多生石中其石卽舊日之土其螺蚌卽舊日水中之物下變爲高柔變爲剛深有可驗一說也。以是紫陽庸齋諸儒均有是言耳。余曰此雖儒者以事理推測之談然從古聖

賢亦嘗于天道探蹟索隱而求之矣曾未有如此立
說者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亦人世少所見多所
怪之事如中國四裔人物風土之類是也若夫理之
與氣乃人人所共知其由非可以無徵無驗而言之
者也故雖至蹟至隱之理聖人莫不推測言之苟不
使人人皆可徵可驗知之由之而言之者也今風氣
醇漓之說以易之否泰盛衰論之卽孟子天下之生
一治一亂之常理若以洪荒之世其民蠢愚遷降而
來其民詐僞如江河之日下遂以緯書地高天下食

土倚杵及釋氏人物短小朝生夕死之說謂一混一
闢爲信然此子貢所爲一言爲知一言爲不知亦其
不能以不知爲不知豈聖人所許爲知者哉遠不具
論自五帝及三代三千餘年今日所稱上世也五帝
之世質勝其文三王之時文勝其質其民去淳○闕不
遠○而○思○若○致○飾○日○甚○者○然○此○是○風○氣○日○開○增○華○麗○事
不○可○復○返○于○茅○茨○土○階○太○羹○玄○酒○則○有○之○非○謂○太○古
之○民○人○人○淳○朴○無○一○詐○偽○中○古○之○民○淳○朴○多○而○詐○偽
少○在○我○之○季○詐○偽○日○多○淳○朴○日○少○此○後○民○胥○詐○偽○漸

同禽獸自必有更造天地別立生人之邪說矣夫風
氣有日開之勢○人生其間○淳亦從而為○濇朴亦失而
為詐○勢所必然○與人生心性知覺亦復何與○辟如氣
質樵魯之人○本非心性之樵魯○而心性亦若樵魯氣
質狡巧之人○本非心性之狡巧○而心性亦若狡巧○乃
直以人心人性為淳朴○散而詐偽興○亦已過矣○且上
世洪荒○其民雖不識○一如禽獸○狃狃狃狃○然而
強之凌弱○智之欺愚○鳩鵲爭巢○螻蟻鬪鬪○禽獸且然
而况于人○若但指上古之醇美言○而不指上古之雜

亂言雖云後世之澆薄不足以勝上古之醇美而欲
○通○傳○之○言○蓋○人○之○惡反于上古又必有指上古之雜亂同于禽獸反不若
後世之澆薄猶未離乎人羣而以仍安後世不反寔
古者爲貴矣卽如春秋淫惡放恣弑父弑君戰國時
挾詐任術殺人盈野其去禽獸會有幾何然而朝多
耆碩之臣野仍朴茂之老其他日用飲食自安民質
者豈盡淫惡放恣挾詐任術之人相習成風另一世
界哉天于斯時生孔孟大聖賢人明大道以覺民行
反其人已失之本心而不至復淪于異類非無意而

然也。自是漢唐宋元以來，視三代盛時，雖若有間，而亂臣賊子如王莽、曹操、劉劭、安慶緒，大逆不道，間世而一見，又非春秋戰國時淫亂殺虐，殆無虛日者。可同日而語矣。豈江河日下之說，可得而論之哉。至于因革之大，莫如封建井田大變古法，然亦改其制而不改其義。易所謂窮變通久，有所不能已焉者耳。今世之人，徒以一己所生之時，所遇之人，嘆詐偽之日，滋淳朴之日，散并疑天地之道，亦與人心風氣同歸于盡，是亦釋氏執人物之死生，度天地之終始，逆料

極虛妄無稽之說，以五實易決之，以攻之。

未有不○厭○風○雲○心○者○

其○有○成○有○敗○之○說○耳○今○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
內○外○羣○分○類○聚○莫○可○窮○紀○有○從○古○未○通○中○國○累○數○十○
譯○而○來○者○其○椎○魯○朴○率○與○上○世○篠○狂○畧○同○豈○天○獨○以○
此○種○人○類○留○天○地○淳○悶○之○氣○耶○亦○其○風○土○未○開○使○之○
然○也○彼○從○其○國○與○素○通○中○朝○之○人○聞○風○而○來○久○則○漸○
近○漸○開○亦○如○素○通○中○朝○之○人○矣○豈○數○十○百○千○萬○年○存○
天○地○之○淳○氣○者○一○旦○通○中○國○遂○入○天○地○之○清○氣○盡○喪○
其○淳○朴○之○氣○耶○至○于○高○山○螺○蚌○之○說○尤○屬○膚○淺○此○卽○
詩○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說○也○卽○如○堯○時○洪○水○

九載橫流彌山湮谷水族生于其中已而疏鑿通行
水歸故道山谷水族沉滯汙泥土久堅剛化而爲石
余過隴州土人拾之剖以示余魚形宛然余曰嘻此
此林物在窮遠殆龍門未鑿懷山襄陵時物耶至于五嶽名山背陰
積雪經年不散太陽廻照化爲蟲魚頗有可食刀或
山頂坑塹積水所生水涸殼遺與土化石必以爲天
地壞舊迹滅是其所存所遺之物亦何異人從海畔
掘得盤根從桑田拾得魚骨亦指爲天地毀而舊迹
所存所遺之物豈其然乎彼佛氏之徒好爲怪迂之

談以欺天下而一二賢智之人無端而生幻妄人世
○切○中○節○骨○肉○裏○之心無端而求空無性命之旨其能主敬存誠從事
聖門依中庸而避世無悶者又幾人哉噫其甚也且
夫人生天地間猶九牛之一毛耳卽以康節一元計
之其數亦踰十二萬年吾以百年之身得十二萬有
餘載之天地而事之吾生也天吾死也天吾盡其所
賦之心性而生事之吾卽盡其所賦之心性而死事
之生旣無忝于爲人死復無忝于爲鬼吾不知是造
物者吾死而又將以我爲人焉否耶卽使死而復爲

人無忝其人生而復爲鬼無愧其鬼生生死死以一元計之亦可爲百千萬年而無不爲人矣假使吾生當天地一元將盡之時吾一日猶得爲人吾必不忍以吾一息之存沒吾心性以事天而思所以逃之以吾之事天猶事吾親也猶吾之事吾君也吾一日不得事吾親吾不敢不死吾孝以事之吾一日苟得事吾君吾不敢不死吾忠以事之况吾爲天所生之人以天之氣而有其口體以天之命而有其心性吾敢以天地一日之毀壞而不以死吾親死吾君者專之

而變易其心性之常○自○私○其○一○已○于○毀○敗○消○亡○之○日○
施○施○然○以○獨○存○爲○幸○吾○非○人○類○而○禽○獸○也○乎○哉○乃○儒○
者○當○天○清○地○寧○萬○物○芸○生○不○已○不○息○無○窮○無○極○之○日○
而○存○此○元○會○運○世○水○火○風○災○天○地○毀○壞○人○物○銷○亡○之○
見○于○胸○中○以○疑○其○心○而○求○其○行○其○得○爲○窮○理○盡○性○而○
推○極○其○至○者○乎○噫○其○甚○也○

此皆自古聖人之所不言○卽彼言之而亦不足辨
者○惟○吾○儒○亦○因○二○氏○而○有○是○言○不○得○不○以○天○人○至○
理○與○天○下○共○明○之○夫○至○邪○至○妄○之○言○徒○執○其○邪○妄○

而斥之而彼氏之徒不能俯首者徒斥其邪其妄
而彼愈以爲非邪非妄惟以至平至實之理一一
曉喻之彼不能以我之理爲邪爲妄則彼之爲邪
爲妄自破矣此桂山攻異端之大旨非前人所能
及

太極圖說論七十九

或曰吾子以聖人理道折二氏之說說茫茫巨浸之中亦可望斗杓而知所歸矣是吾子立教以教之也其入道之方一本孔孟以爲教者亦可得而詳言之歟余曰吾爲無極太極之說本于大易而天地之陽死生鬼神窮理盡性至命之道莫備于是書而一一論之有無之義明而太極之理著凡以明理也非以立教也立教之說非孔孟大聖賢人不足以當之漢唐以來聚徒講學未能如孟子願學孔子本一道以

教其門人皆不足當之者也。凡吾之所以爲此，亦如原道原性，闡明孔孟傳書，不敢一言倍繆。古聖人相傳一道焉耳。有宋諸儒，其本孔孟爲教，致知力行，存誠主敬，既明且析，又何用吾卮言贊詞而附益之哉？雖然，由周而來，教統絕于上，孔孟而後，其統雖不絕于下，亦如綫之不絕而已。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去聖道猶未遠，惟引之高而失其卑，求之深而棄其淺。以前之人猶未足，而我之見有所加。雖有宋大儒，猶有所不免。吾懼孔孟如綫之緒，終于墜地而後已也。

明○問○說○來○皆○五○大○聖○賢○人○之○教○之○根○本

蓋有志明道之人何嘗不以闢異端開先聖爲己任
及探其高深索其幽隱并聖人生平屢屢教人以中
庸其至一語若忘之者然又安能本一道以倡率天
下如古作師之人乎哉昔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非
親炙而私淑之徒以孔子所剛述與論說具存耳後
世諸儒苟能私淑孔孟亦卽其所剛述論說深造而
自得之雖千百年如同堂于一日亦何不可之有哉
乃立講堂聚弟子各以其意見自謂出習見傳聞之
外以求勝于今日者遂若真勝于古人斯虛無隱怪

之說得而中之矣。雖然自古作師之統之降而在下也。亦孔孟不得已起而承之者也。其所望于聖帝明王。一旦作而教天下。何日忘之。孔子轍迹所至不出魯衛陳鄭之郊。而反之楚。而陳蔡疾之矣。孟子游說亦不過齊梁魯滕諸國。秦楚燕趙槩乎未聞也。孔子從游三千餘人而已。孟子弗逮也。卽孔墨同稱去孔而從墨者。不知幾何人。孟荀同時去孟而從荀者。不知幾何人。甚矣有位及時以行其道。豈匹夫之立教所能及哉。嗚呼。自非天佑下民。更生堯舜禹湯。

文武其人○總作師之權于在上○以其身爲律度而表率之一切異端曲學○不使並行于世○以惑亂天下之人心○自必有名世之臣○相與撥亂反正○而大創之庶幾從古聖人立教于天下者○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其光尤有加焉○斯天下萬世之幸也○或曰天下之生久矣○斯民澆漓之習亦已深矣○雖有聖人起而在上一旦欲舉天下而革易之○譬猶驅膏粱之子弟使負耒耜而力作于畎畝之中○亦何可得哉○余曰非然也○天下之風氣雖日漓○而斯人之良心終未失也○上作而

下應之聖人風草之喻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今天
下郡邑苟有循良之牧撫其民而善教之不遇十年

指點人心之能便行善能見

五年之德澤耳其居官也如弱子之依其母其去職
也如孤兒之失其父生而歌詠之沒而尸祝之為祠
社以享祀之見碑樹而涕泣之書所謂民情大可見
豈欺我哉故三代而後如漢之文景可比成康卽蕭
齊之主猶自謂治天下十年黃金與土同價况于唐
虞三代之聖人以道立其教乎或曰然則世風之變
有不可復古者其大者如封建井田學校肉刑之制

儒者以爲得其意而不膠其迹可以漸復之其理信然否歟余曰從古聖人質文異尚因時制宜唐虞三代聖人卽本是以改朔易服豈徒以法制大小論乎其宜因者不獨大者宜因小者亦宜因也其宜革者不獨小者宜革卽大者亦宜革也然立法更制之大本大原則不在乎此也所爲大本大原者要在以大公至正之心因時變易以立教于天下雖上世之淳朴末俗之澆漓無不可以奏治平之效也聖人之于一家也必曰齊于一國也必曰治于天下也必曰平

齊也者齊其不齊者也治也者治其不治者也平也者平其不平者也皆一人如百人百人如千萬人一而不二之說也古之聖人自三綱五常而外其制度文爲有先時而開之有因時而立之有後時而防之莫不有經權常變于其間惟後之聖人能知前之聖人因者因之而不以爲襲革者革之而不以爲背所爲化民成俗者要亦本大公至正之道以服天下人

○不○異○通○傷○

人○之○心○而○已○矣○以○封○建○井○田○學○校○肉○刑○爲○必○可○復○必○不○可○復○爲○治○亂○盛○衰○之○說○者○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者也。或曰古制之不易復亦已久矣。欲合天下大公
至正之心以爲教而治平可躋于隆古必如何而可
哉。余曰漢唐以來一代之英君賢相其講求治國平
天下亦各有其道矣。亦各有因時制宜之義存焉。此
豈可取一十七史之典章因革損益一夕論說而盡
之者耶。無已而撮舉今時一二大畧言之。如敦風俗
莫大乎反奢靡而歸朴儉。而後上下可辨。民志可定
也。重農事莫大乎勸開墾而卹凶災。而後末業可抑
游惰可歸也。興學校莫大乎稽實行而考藝文。而後

野無僞士。朝有真儒也。尚吏治。莫大乎厚原祿而久。
任使而後虛聲可斥。躁進可平也。課軍實。莫大乎倣
府兵而久屯田。而後兵無虛冒。餉無匱乏也。謹邊防。
莫大乎固封守而戒遠畧。而後中國久安。四裔率服。
也。其他未易更僕類而推之。立國規模能胥若此。于
是乎貴賤各有常。貧富不相糴。君子尚廉耻。小人惡
詐欺。禮義興而刑罰措。何莫非古人封建井田學校
教養之遺意。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而爲之者乎。然猶
非大本大原之所在也。所爲大本大原在朝廷之上。

而○已○主○德○之○大○莫○大○乎○敬○天○而○勤○民○臣○道○之○大○莫○大○乎○見○盡○其○道○而○人○事○其○君○主○臣○一○德○上○下○一○心○未○有○不○以○身○先○天○下○能○不○令○而○行○者○也○或○曰○此○教○之○大○畧○其○在○上○者○既○得○而○聞○命○矣○吾○儒○從○事○聖○門○其○致○知○力○行○亦○有○一○二○大○畧○可○得○書○神○銘○座○而○行○之○者○歟○余○曰○希○聖○希○賢○之○道○莫○備○于○四○子○之○書○中○才○之○人○弟○子○入○孝○一○章○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賢○智○一○流○顏○淵○仲○弓○請○事○二○章○求○所○爲○大○而○化○之○之○道○亦○豈○有○舍○此○而○得○志○者○耶○至○于○有○宋○諸○儒○所○論○讀○書○明○理○苟○能○由○其○言

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他求焉余嘗讀其書每自反而
思如昔儒言終身學恭而安一語不能得况余于變
化氣質自愧未能者乎少時家貧親老冀寸祿以展
其長及不得志而行遊四方未嘗不求海內先正而
事之童子時曾以一事過感痛自刻責終其身不忘
嘗著五說以自警一日謹微由不甘蔬食而推之始
于一念而極于無不爲此微之不可不謹也一日悔
過理欲之介人禽幾何失而復之猶可善後此過之
不可不悔也一日敬吾心之鬼神以吾心有鬼神而

不敬及其惡積罪大不能自主。雖求助于天地之鬼神亦何益之有哉。此一說也。一曰一介之士存心及物亦必有所以及之。乃徒以乘勢俟時而委之。則非矣。此一說也。一曰吾自爲善。一若責報于天與人。必不終于爲善。且不免于爲不善。此一說也。此吾少時過戒至老戒之一。若因敗爲功。竊自幸者。然五說在。余文集中好學者能取而覽之。是亦中才爲善之一助也。夫子存衛武于詩而列秦穆于書。其亦嘉與悔過之意也夫。

此合君師道統於性命大道外從紀綱制度槩論
之桂山體用兼備之學也仍以吾儒窮達善身善
世之理如指大路人人可率而由之而以少有過
或惟能悔而不愧爲聖人之徒欲天下不爲自暴
自棄之人真能體天地聖賢之心而立言者吾生
平未嘗得二人父事而兄事之